

西漢會要



西漢會要卷十八

宋 徐 天 麟 撰

禮十二賓

封先代後先賢後附

殷後紹嘉侯

成帝綏和元年二月甲子封殷後孔子世吉適子孔何

齊為殷紹嘉侯千六百七十戶本紀云考求其後莫正孔占其封吉為殷紹嘉

侯後六月本紀作三月進爵為公地方百里

哀帝建平二年益戶九百三十二以上並恩澤侯表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更為宋公本紀

周後承休侯

武帝元鼎四年詔封周後孽子嘉為周子南君三千戶

史記云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

元帝初元五年正月更封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

成帝綏和元年進爵為公地方百里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改為鄭公以上並本紀

周公後褒魯侯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

侯本紀 恩澤侯表云公子寬以周公世魯頃公元孫之元孫奉周祀侯二千戶十一月侯相如嗣

孔子後褒成侯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

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本紀 恩澤侯表云以孔子世褒成烈君霸曾孫奉孔子祀侯

二千戶

樂毅後華成君

高帝十年詔求樂毅有後乎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

成君本紀

成帝時梅福上書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存五帝之後

西漢會要 卷三
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
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
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
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
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
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
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
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
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

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
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
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
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
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
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
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
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
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

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跡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先代冢墓

梅福傳

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

本紀

禮十三

軍禮

親征

漢五年十二月圍羽垓下

劉項戰爭本末具高紀不詳錄

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

利幾反上自擊破之

七年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邱臣王黃共立故趙後趙利爲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使樊噲留定代地

八年冬上擊韓信餘寇於東垣

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鄆水吾知其亡能爲矣問豨將皆故買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募豨將豨將多降豨將趙利

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十一年七月淮南王布反召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於會稽

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

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讐焉

並本紀

勞軍

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
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
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
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
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
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
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

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
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
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
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
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
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周亞夫傳

田獵

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道曰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
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

田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今從豪俊之臣
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臣竊悼之願少

衰射獵

賈山傳

賈誼上疏曰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今不獵猛
敵而獵田兔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
非所以爲安也

本傳

武帝召見司馬相如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
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
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藉

此三人爲辭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

司馬相如傳

武帝建元三年南獵長楊

東方朔傳

司馬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
馳逐埜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
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
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
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
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
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

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
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憂况乎涉豐草騁邱虛前有
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
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
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
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
綦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
察上善之相如傳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

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食貨志

元帝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

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

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

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本傳

永光五年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

本紀

成帝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黃陽宮

賜從官

本紀

其十二月羽獵揚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
沼池苑囿林麓數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
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
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
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
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
囿百里民以爲尙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
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
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灑渭而東周袤數

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漸臺泰
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
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待
禁籞所營尙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
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呂泉臺故聊因校獵賦

以風

揚雄傳上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
山西自褒斜東至宏農南毆漢中張羅網罟捕熊羆
豪猪虎豹狢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

罔為周法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

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

賦聊因筆墨以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

卿以風楊雄傳下

兵祭

高祖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黃帝戰於阪泉定天下蚩尤庶

人之貪者好五兵故祠祭之而釁鼓本紀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為釁

武帝為伐南越告禱於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

龍以象太一三星為泰一鑿旗李奇曰牡荆作幡柄也如淳曰牡荆荆之無子

者皆絜齊之道晉灼曰牡節間不相當也月暈刻之為券以畏病者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也旁三星

三公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泰一鑿旗師古曰李晉二說是也以牡荆為幡竿而畫幡為日月龍及星

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郊祀志

西漢會要卷十九

禮十四

禮凶

山陵

附雜錄

宋

徐

天

麟

撰

萬年陵

太上皇

長陵

高帝

安陵

惠帝

霸陵

文帝

陽陵

景帝

茂陵

武帝

平陵

昭帝

杜陵

宣帝

渭陵

元帝

延陵

成帝

義陵帝哀

康陵帝平

小黃昭靈后

南陵文帝母薄太后元始中罷為縣

雲陵昭帝母趙太后元始中罷為縣以上並本紀

雜錄

孝文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本贊

東園匠令丞主作陵內器物百官表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

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貴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

陵地理志

孝景五年作陽陵邑本紀

孝武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本紀

元朔二年孔臧坐為太常南陵橋壞衣冠道絕免百官表

六年周平為太常坐不繕園陵免百官表

元狩五年丞相李蔡坐侵賣園陵道墻地自殺功臣表

元帝即位貢禹奏言武帝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

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

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

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

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
惟陛下深察古道諸園陵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
人數百誠可哀憐也

頁周傳

永光四年諸陵分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
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
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
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
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
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今所謂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
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本紀

陳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
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
年與湯議以爲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
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
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
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
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

利之卽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爲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爲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

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

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

陳湯傳

孝成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本紀

二年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爲萬歲

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爲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繇
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
竭常侍閔前爲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
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處朕以長言下閔章公卿
議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閔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閔前
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閔
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
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燉煌郡本紀
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劉向

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
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
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
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
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
何以戒謹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
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
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
皇帝旣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

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壅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

於橋山堯葬濟陰邱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一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邱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知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

西漢會要 卷九
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
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
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
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
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
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
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
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
惠文武昭莊襄五王皆大作邱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

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土
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
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
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官人生狸工
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
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
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繫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
燒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
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童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

西漢會要 卷九
者墓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壠
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
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
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
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莊公刻飾宗廟多
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
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
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
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

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
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爲有
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
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
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
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
奢侈比方邱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
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覽明聖黃帝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

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
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
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
能從其計劉向傳

成帝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本紀張晏曰
守園陵也
宮人無子乃

綏和二年王况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外戚表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鮑直傳

寢園雜錄附

太上皇寢園永光五年毀建昭五年復
竟寧元年毀河平元年復

高祖皇帝寢園

孝惠皇帝寢園永光五年毀
竟寧元年復

孝文皇帝寢園

孝景皇帝寢園

孝武皇帝寢園

孝昭皇帝寢園

孝宣皇帝寢園

孝元皇帝寢園

孝成皇帝寢園

孝哀皇帝寢園

孝平皇帝寢園

昭靈后寢園

武哀王寢園

昭哀后寢園

孝文太后寢園

孝昭太后寢園

衛思后園

永光四年罷建昭后

年復竟寧元年罷

永光四年罷建昭后

年復竟寧元年罷

五月罷平帝元年罷竟寧元年三月復

建昭元年罷平帝元年六月復

建昭五年復

永光四年

年罷

建昭五年復

永光四年

年罷

建昭元年

五月罷平帝元年

建昭元年

戾園

戾后園

皇曾祖悼考廟園

孝宣許皇后南園

薄太后父靈文侯園

薄太后母靈文夫人園

竇皇后父安成侯園

孝景王皇后父共侯園

孝景王皇后母平原君園

永光四年罷建昭五年復

永光四年

平帝元年始中毀奉明園

父戴侯同

趙健仔父順成侯園

史皇孫王夫人父恩成侯園

霍皇后父博陸侯園

孝宣王皇后父共侯園

恭皇帝寢園

哀帝建平二年立並本紀

雜錄

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

百官表

寢郎

馮參傳

園郎

班稱傳

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

金敬傳

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

日四上食

韋元成傳詳見廟祭

丞相以四時行園

張湯傳

人有盜孝文園瘞錢丞相嚴青翟自殺

張湯傳

任宮坐為太常人盜茂陵園中物免

百官表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

便殿火董仲舒曰哀公三年桓釐宮災四年亳社火天

皆焚其不當立者以示魯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

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災同五行志

西漢會要卷二十

宋 徐 天 麟 撰

禮十五 凶禮

服制

孝文遺詔曰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
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
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少
少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
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嘗畏過行以

蓋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
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
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娶婦嫁女祠
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
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
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
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它不
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本紀
孝宣地節四年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令百姓或遭

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
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

其子道

本紀

結以倚廬

楊雄傳注云行服三年也漢律以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

服舍

江都易王傳師古曰倚廬聖室之次也

喪葬

雜錄附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丁未發喪五月丙

寅葬長陵已下

已下棺也

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

本紀

惠帝即位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

西漢書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五百石二白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土者將軍四

十金

本紀服虔曰斥土壙土也

文帝至霸陵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

雖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張釋之傳

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葬霸陵

本紀

武帝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許昌御史大夫嚴青翟

坐喪事不辦免

田蚡傳

元帝時貢禹奏言武帝時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

事之舉也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諸園陵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貢禹

元帝崩有司言乘輿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成紀

哀帝建平二年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本紀

平帝元始五年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奏可康

陵

本紀

孝景中二年令諸王薨大鴻臚奏謚誅策列侯薨大行奏謚誅策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贈視喪事因立祠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二百人畢事本紀

雜錄

楚元王夫人薨賜塋

楚元王傳師古曰謂爲界域

霍去病薨上悼之發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

冢象祁連山

本傳

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

當下獄自殺

李廣傳

張安世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賜塋杜東

本傳

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大司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塚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

湊各一具椁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

霍光傳

楊王孫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

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

外以華衆厚葬以鬻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天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鬻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絲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水爲圜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損財于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鬻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

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羸葬本傳

恤死事

漢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高紀

八年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椁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

祠以少牢長吏視葬高紀

文帝十四年餅侯孫單父以北海地都尉力戰死事子

侯功臣表

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傳

景帝中二年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皆

爲列侯本紀

武帝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

林孤兒百官表

西漢會要卷二十一

樂上

樂舞雜錄

宋

徐

天

麟

撰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

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洞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

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初高祖既定天

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
中僮兒二百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
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文景之間
禮官肄業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泰一于甘泉就
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
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
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
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
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

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
焉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是時河間獻
王有雅材亦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
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
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于後嗣猶得有所祖述昔殷
周之雅頌乃上本有娥姜原高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
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
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
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旣信

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明著于當世遺
譽垂于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
均又不協于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
以鄭聲施于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
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暱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
當等考試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
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
助化時大儒公孫宏董仲舒等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太
樂春秋鄉射作于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

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
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暱等守習孤學大
指歸于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
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
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况于聖主
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
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
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各倡丙
彊景武之屬富顯于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

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
又性不好音及卽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
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
衆鄭衛之聲興則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道
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
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
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
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
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

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
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
邠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
下應占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
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
別柎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箎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
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
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能琴工員五人三
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

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
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八十九人可
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
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
三人纓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
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
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
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二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
員九人朝賀置酒爲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

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
齊謳員六人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
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桐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
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太
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
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
湛沔自若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
董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嘆也

禮樂志

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

四時歌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
 隸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
 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
 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
 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泰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
 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女七十人俱歌春
 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元冥世多有故不論
 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
 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蹠萬里今

安匹兮龍為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
 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
 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
 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
 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
 公孫宏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樂書

雜錄

太常屬官有太樂令丞

百官表

宮商角徵羽職在太樂

律歷志

武帝策董仲舒曰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云云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

久矣然而雅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

也董仲舒傳

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自此起郊祀志

宣帝本始四年詔樂府減樂人紀本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
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

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王褒傳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
刊節度窮極幼眇本紀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
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撻持益反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

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
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

也若酒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

衡可相國也陳惠李微皆黃門鼓吹於是上嘿然而笑史丹傳

平帝元始元年放鄭聲五年徵天下通知鐘律者本紀

西漢會要卷二十二

樂下

宋

徐

天

麟

撰

樂章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廷芬樹羽林雲
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宴娛庶幾是聽粥粥音送細
益人情忽乘青元熙事備成清思助助經緯冥冥

西漢會要 卷三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
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轅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竟
全大功撫安四極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逆簫
勺羣慝肅爲濟哉蓋定燕國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
何貴貴有德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

樂民人

豐草萋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
被無極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治本約澤宏火加被寵
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

都荔遂芳窅窅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元四龍回
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隨世我署文章

桂華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

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福

美芳

西漢會要 卷三
三
磴磴卽卽師象山則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
來致福兼臨是愛終無兵革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旣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
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
民之則

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
帝之光嘉薦冷芳壽考不忘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
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

練時日候有望炳燭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旂垂惠恩
鴻祐休靈之車結元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
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
慶陰陰相放悲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
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徧觀此
眺瑤堂衆嬋並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被華文厠霧縠

西漢會要 卷三
三
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蒞蘭芳澹容與獻嘉觴
練時日一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
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偃武后土富媪昭明三光穆穆
優游嘉服上黃

帝臨二

青陽開動根亥以遂膏潤并愛跋行畢逮霆聲發榮燬
處頃聽枯槁復產乃成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天胎羣生
嘒嘒惟春之祺

青陽三

朱明盛長專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敷華就實旣
阜旣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
宥之傳世無疆

朱明四

西顛沆碭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售不廢姦偽不萌祆
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旣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
不驕止心翊翊

西顛五

元冥陵陰蟄蟲蓋滅山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
正與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斂
之時掩收嘉穀

元冥六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
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
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胙
節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鐘鼓竿笙
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

惟泰元七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
詩曰涓選休成

天地並況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禋祀縕
豫爲紛黼繡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合好効
歡虞泰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竿瑟會軒朱璆磬金
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膏神
奄留臨須搖長麗前掞光耀明寒暑不忒况皇章展詩
應律銅玉鳴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
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鶉神夕奄虞蓋孔享

天地八 丞相匡衡奏罷黼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訾黃其何不徠下日出入九

太一沉天馬下露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簡浮雲
掩上馳體容與世萬里今安匹龍為友 元狩三年馬
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
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
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
龍之媒游閭闔觀玉臺

天馬十 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門開誅蕩蕩穆並騁以臨饗光夜燭德信著靈寔平
而鴻長生豫大朱涂廣夷石為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
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照紫幄珠煩黃幡比玃回集
貳雙飛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假清風軋

忽激長至重觴神裴回若留放殯冀親以肆章函蒙祉
福常若期寂寥上天知厥時泛泛滇滇從高旋殷勤此
路臚所求佻正嘉吉宏以昌休嘉碎隱溢四方專精厲
意逝九閔紛紜六幕浮大海

天門十一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參侔開闢爰
推本紀汾睢出鼎皇祐元始五音六律依韋饗昭雜變
並會雅聲遠姚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
殷鑿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

尊柘漿析朝醒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
穰復正直往甯馮螭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
穰豐年四時榮

景星十二 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効異披圖案謀元氣之精回
復此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齊房十三 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嘉壇立元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沈沈四塞假
狄合處經營萬億咸遂厥宇

后皇十四

華燿燿固靈根神之游過天門車千乘屯昆侖神之出
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倂從
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掄臨壇宇九疑賓
夔龍舞神安坐鵠吉時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貳觴
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莽若雲
增陽波徧臚驩騰天歌

華燿燿十五

五神相包四鄰土地廣揚浮雲挖嘉壇椒蘭芳璧玉精

垂華光益億年美始興交于神若有承廣宣延咸畢觴
靈輿位偃蹇驥卉汨臚析奚遺淫淥澤淫然歸
五神十六

朝隴首覽西垠雷電奈獲白麟爰五止顯黃德圖匈虐
熏鬻亟闕流離抑不詳賓百僚山河饗掩回轅鬻長馳
騰雨師灑路陂流星隕感惟風籥歸雲撫懷心

朝隴首十七 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赤鴈集六紛負殊翁雜
五采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象載瑜十八 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綏黃華蓋露夜零晝掩蓋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

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揚光

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寒六合澤汪濊輯萬國靈禋禋

象與犧票然逝旗逶蛇禮樂成靈將歸託元德長無衰

赤蛟十九 以上並禮樂志

角抵

武帝元封三年作角抵戲 本紀文類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

御故名角抵蓋雜伎樂也師古曰抵當也

六年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 紀下

孝武之世開玉門通西域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

作巴俞都盧海中磬 徒浪反 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

視之 西域傳贊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輕體善緣者也磬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巴

俞之人所謂寶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

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于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

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

元帝初元五年罷角抵戲 本紀刑去志云用貢禹議

西漢會要

卷三

九



